

**Kinrande**  

---

**Porcelain**  

---

*Dressed*  

---

**in Gold**

金襴手 金彩瓷器



**里斯本**

葡萄牙里斯本市Misericórdia街43号, 1200—270  
电话:+351 213 953 375

**伦敦**

英国伦敦市肯辛顿教堂街116号, W8 4BH  
电话:+44 (0) 20 7229 2140

[www.jorgewelsh.com](http://www.jorgewelsh.com)

2020年第1版第1次印刷

© 2020 Jorge Welsh — Research & Publishing,  
英国伦敦市肯辛顿教堂街116号, W8 4BH  
ISBN 978-1-8382163-0-6

本出版物版权归Jorge Welsh所有。未经出版商事先书面许可,不得通过已有或后期发明的任何电子、机械、或其他方式(包括影印与录像),或在任何信息存储或检索系统中以任何形式翻印、复制或利用此出版物的任意部分。大英图书馆存有本出版物的书目记录。

尽管出版商已尽最大努力与本出版物中一些图片的版权持有人取得联系,但我们将持续邀请任何版权尚未被清算的相关人士与出版商取得联系,以便作出必要妥善的安排。

编者:

**Lúisa Vinhais  
及 Jorge Welsh**

摄影:

**Richard Valencia**

设计:

**www.panorama.pt**

印刷:

**Norprint.pt**

# Kinrande Porcelain *Dressed* in Gold 金襴手： 金彩瓷器

---

A

006 序言

010 致谢

014 导言

金彩瓷器

054 附录I, II, III

060 专题文章 王琳婷撰

奥斯曼苏丹的金彩制器：金襴手瓷在中东

074 参考文献

078 博物馆与展览中的 Jorge Welsh Works of Art

080 Jorge Welsh Research & Publishing 出版物总览

---

B

作品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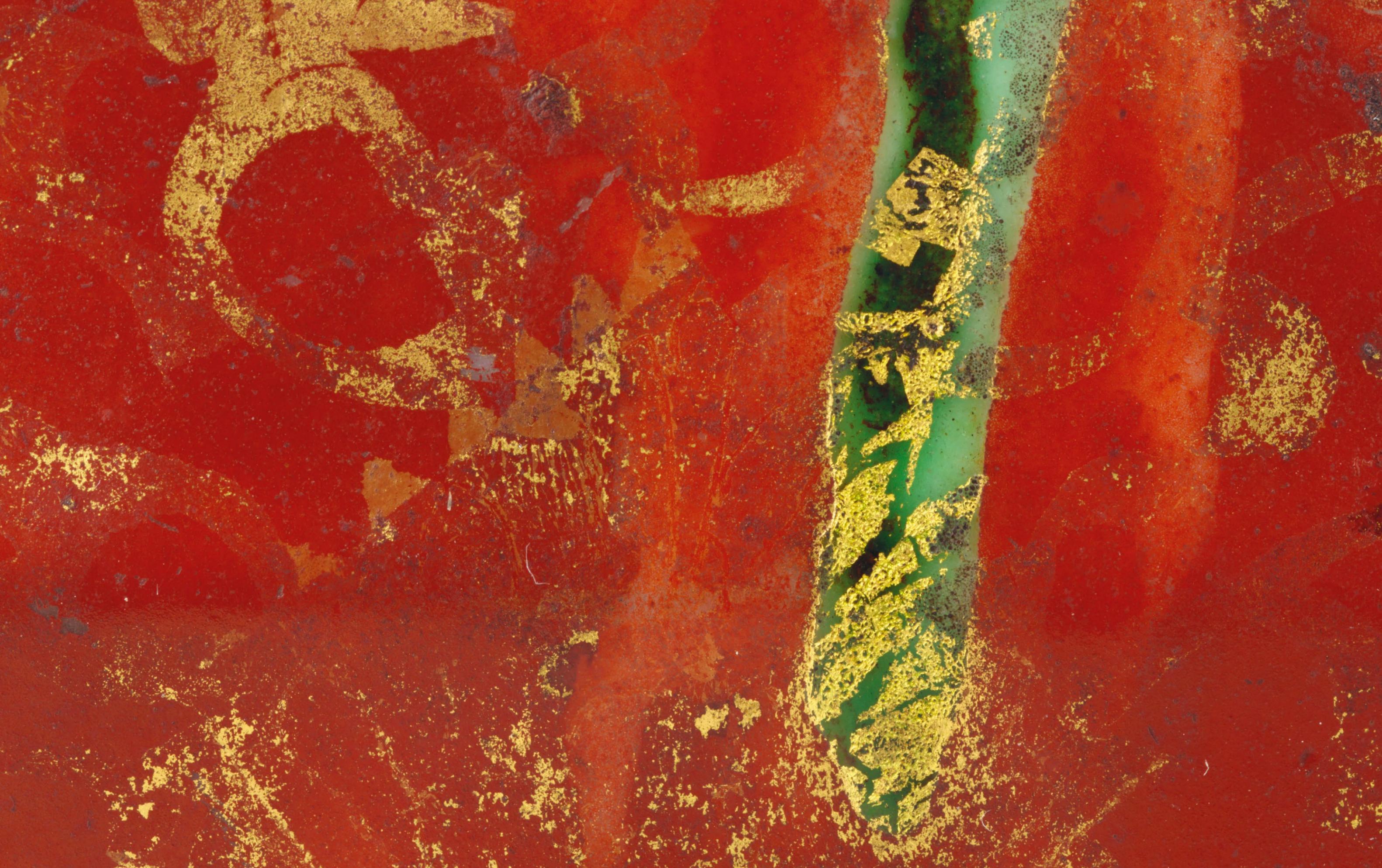
C

004 概述

008 图录条目总汇

130 参考文献





# 金彩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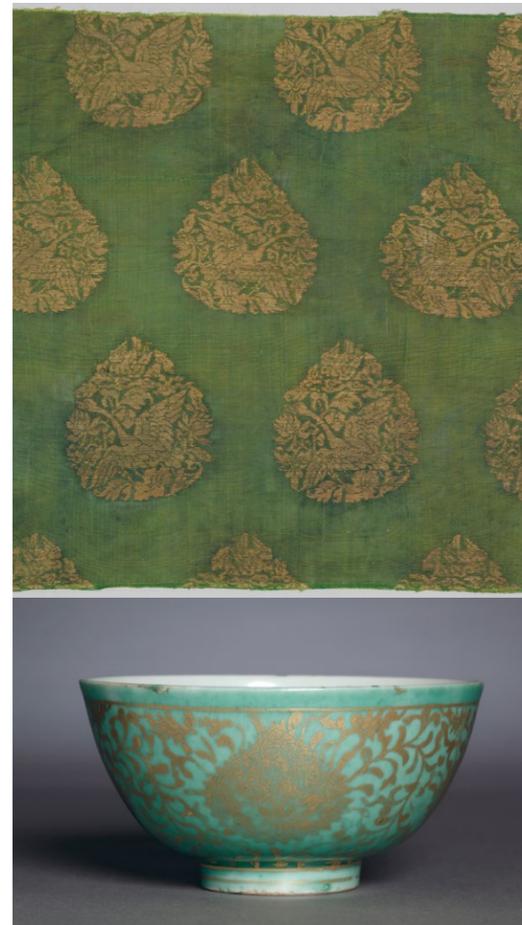
所谓金襴手，通常指一种以单色釉为地，上绘金彩装饰的绚丽瓷器。这种瓷器创烧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与景德镇青花瓷同窑出产。相关证据显示，金襴手瓷在中国的烧造一直持续至万历（1573-1620）末年，相似风格的瓷器也同时产于福建漳州窑。

↗ 图1

绿地猎鹅纹织金绢  
中国-金代（公元1115年-1234年）  
平纹丝绸，缀以金箔包裹的皮革条带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1989.282  
购藏，安·伊登·伍德沃德基金会（Ann Eden Woodward Foundation）赠礼与罗杰斯基金（Rogers Fund），1989年

→ 图2

绿地金襴手碗  
中国-明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  
釉上绿彩描金瓷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藏品编号：1989.297  
塞弗伦斯·A·米利金（Severance A. Millikin）女士遗赠



## 命名

作为一类在视觉上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金襴手瓷可谓明代中国生产的最为神秘莫测的瓷器品种之一。除日本对于金襴手瓷情有独钟以外，在一些更为遥远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埃及、德国等，也可以找到这类瓷器早期的踪迹。然而，存世品的稀少也同时指向了金襴手瓷生产量的有限。

此外，有关金襴手瓷的记载也相对较少。在日本，“金襴手 / きんらんで”（意为“金色织锦风格”，因瓷上装饰纹样如织锦一般，故以此命名）（图1-2）这一名称于十七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在茶道日记以及茶具清单中，特指陶瓷器皿。<sup>1</sup>而在西方，由于早期文献中缺少指代金襴手瓷的专有名词，无法将其与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瓷器进行区分，因此，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很难追寻到这种瓷器的踪迹。与“克拉克”瓷——早在公元1638年就有记载的描述一种特定青花瓷的专有名词<sup>2</sup>——不同，“金襴手”这一名称随着十九世纪末日本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之后，才被引入欧洲，并且主要用于指代日本瓷器，而不是中国瓷器。<sup>3</sup>而在这之后，原本作为日本瓷器灵感来源的中国瓷器被冠以其追随者的名号，实属命运辗转。



↑ 图44

“伦纳德杯”  
中国-明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金属镶嵌年  
代约为1560年-1570年  
釉下青花瓷;银镀金镶嵌  
© 大英博物馆托管理事会



→ 图45

红彩金襴手镶嵌碗  
中国-明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金属镶嵌年  
代约为1565年  
釉下青花加釉上矾红彩描金瓷;银镀金镶嵌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68.141.125a,b  
欧文·昂特迈尔(Irwin Untermyer)捐赠,1968年

征伦敦的符号以及“1569-70”这一年份标记。<sup>89</sup>这件白釉碗外壁虽然未见金彩,但其形制与同时期的金襴手瓷碗完全一致,包括碗中央的凸起圆形开光,以及常见于金襴手碗底足的“長命富貴”吉语款(条目3-5)。同时,该器物外壁还装饰有婉转延续的划花缠枝莲纹,碗心开光中以青花绘一野兔伏于花草之中。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同样藏有一件镶银金襴手瓷碗,其银质镶嵌上刻有阿法贝尔·帕特里奇(Affabel Partridge)的作者款,此人大约于1558年至1576年间任英格兰与爱尔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Queen Elizabeth I of England and Ireland, 1533-1603)的御用金匠(图45)。<sup>90</sup>此碗的镶银碗盖顶端冠有一个蛇形环状盖纽,与1588年一位“利奇菲尔德先生”(Mr Lychfelde)赠与伊丽莎白一世的新年礼物在文献记载中的描述相符:“一件带有镶银底座与器盖的红彩瓷杯”(One Cyp of Pursseleine thone syde paynted Red the foute and Cover sylver guilt)。新年礼品清单中,录入这件器物



↑ 图46

金襴手碗(碎片标本)  
中国-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约烧造于1570  
年-1579年  
釉上矾红绿彩瓷  
©英国普利茅斯盒子艺术文化中心(The Box)

↑ 图47

蓝地金襴手镶嵌碗  
中国-明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金属镶嵌年  
代约为1590年-1610年  
釉下青花加釉上蓝彩描金瓷;银镀金镶嵌,纽约大都会  
艺术博物馆藏,藏品编号:79.2.1122,认购,1879年

的条目旁边同时还添写着“器盖顶部有一蛇形圆环”(a Ringe lyk a snak on the toppe of the Cover)。尽管我们无法确定大都会博物馆所藏瓷碗是否正是礼品清单所描述的那件镶银瓷杯,但据学者考证,这只瓷碗是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85年-1688年在位)送给他的侍从官莱斯特郡罗雷斯顿庄园的H·格林(H. Green of Rolleston Hall, Leicestershire),并在后者的家族中继承流传,直到被塞缪尔·蒙塔古爵士(Sir Samuel Montagu, 1832-1911)购买收藏。<sup>91</sup>

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 1563-1612),第一代索尔兹伯里伯爵,是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掌玺大臣与最信赖的顾问,他也同样拥有大量瓷器收藏。1612年,塞西尔去世后整理编写的藏品清单中列出了81件瓷器(chyna),包括30件饰有“各种彩绘与金饰”的浅腹果盘,这些瓷器来自于他位于伦敦河岸街的住宅中,均储存在一间名为“Cabonnett”的房间里。<sup>92</sup>此外,在塞西尔的乡村别墅哈特菲尔德庄园中还藏有更多瓷器,不过其中并没有饰以金彩的例子。<sup>93</sup>塞西尔收藏中带有金属

镶嵌的瓷器在清单上与银器分开列出,共计有194件。<sup>94</sup>这些瓷器可能包括他在1602年至1603年书到的新年礼物,即“精美的镀金瓷质盆与执壶”(basin and ewer of fine purslen gilt)。<sup>95</sup>

十七世纪早期,英国消费者主要是通过从荷兰购入、区域性掠取,或经由英属东印度公司员工的私人贸易来获得瓷器。奇特的是,普利茅斯皇后街的一个坑洞中发掘出一批年代可追溯至大约1600年的家庭用具,其中出现了若干克拉克瓷与金襴手瓷的碎片标本(图46,与条目35所示器物相似)。<sup>96</sup>

最后,大都会博物馆中还藏有一件带有金襴手装饰的镶银蓝釉瓷碗(图47),原属于塞缪尔·P·埃弗里(Samuel P. Avery, 1822-1904),于1879年收入大都会博物馆。虽然没有相关文献记载,但这件器物上的银质镶嵌很有可能是大约在1590年至1610年间于英国制作的。<sup>97</sup>

## 附录

# II<sup>1</sup>

##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1602年财产清单及其遗产清单中的金彩瓷器

原文	翻译	估价	评注
<i>Doscientas y sesenta y cuarto escudillas de porcelana, para de ellas doradas y de colores y parte azules y blancas, del tamaño de las ordinarias, algo mayors unas que otras</i>	瓷碗264只，部分施以颜色釉加金彩；部分则为青花瓷，尺寸与标准碗器一致，其中一些与其他碗相比尺寸略大	4雷亚尔每只	1603年，腓力三世继承其中236只瓷碗，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继承剩余的28只。
<i>Novcientos doce platos de porcelana, parte de ellos dorados y de colores, y los demás azules y blancos, de un tamaño de trincheos</i>	瓷盘912件，部分施以颜色釉加金彩；其余均为青花瓷，尺寸为一件“ <i>trincheo</i> ”盘大小	3雷亚尔每件	其中30件于1603年送往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处。
<i>Un brinco de porcelana dorado, con pico, revueltas en él unas hojas, hecho a manera de corazón</i>	心形金彩瓷质小饰物 ( <i>brinco</i> ) 1件，配有流口以及缠枝叶纹装饰	6雷亚尔	
<i>Doce abahaderas de porcelana, de diferentes tamaños, que son escudillas, con tapadores azules y blancos, y la una dorada y blanca y de colores</i>	不同尺寸的瓷质蒸食器 ( <i>abahaderas</i> ) 12件，均为带盖碗具，绘青花装饰，其中一件施白地颜色釉加金彩	8雷亚尔每件	其中4件于1603年送往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处。
<i>Una fuente que dicen es de barro de la China, con un pie bajo, labrada y pintada por dentro de oro y colores, de animals y otras cosas de la China, metida en una caja de hierba que envió el Contador Iriguen de Nueva España</i>	大瓷盘1件，据悉其生产材料为中国泥土；瓷盘下承矮底足，内壁以颜色釉及金彩饰有来自中国的动物及其他事物；瓷盘存放于一个草本(?)制成的匣中，由会计伊利古恩 ( <i>Iriguen</i> ) 从新西班牙辖区送回	50雷亚尔	
<i>Seis ollas de porcelana, con sus tapadores, la una dorada y azul y las otras cinco azules y blancas, menores que las de la partida antes de ésta</i>	带盖瓷罐6件，其中之一施蓝彩加金彩装饰，其余5件为青花瓷	6达克特一打，其余50雷亚尔每件	腓力三世继承了此组器物中的蓝彩加金瓷罐。

原文	翻译	估价	评注
<i>Treinta y cinco aguamaniles de porcelana, parte de ellos dorados y verdes, y otros dorados y azules y otros de otros colores, azules y blancos, todos con sus asas, picos y tapadores, unos menores que otros, todos de diferentes hechuras, a algunos les faltan los tapadores</i>	瓷质执壶35件，一部分施绿彩加金瓷，一部分施蓝彩加金，其余则绘有各类颜色釉及青花装饰；所有执壶原均配有柄、流、盖，其中一些的尺寸比其他的小，器形均不相同，有部分执壶的壶盖已丢失	9雷亚尔每件	腓力三世继承其中13件执壶。
<i>Doce aguamaniles más pequeños que los dos de la partida antes de ésta y unos menores que otros, de porcelana, los siete dorados y de colores, y los cinco azules y blancos, con asas y picos, los cinco con tapadores y los otros sin ellos</i>	瓷质执壶12件，与上一条目所载执壶相比尺寸较小，其中一部分比同组其他执壶尺寸小；7件为颜色釉金彩瓷，另5件为青花瓷，均带有柄与流，其中5件配有壶盖，其余则无盖	8雷亚尔每件	其中8件于1603年送往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处，剩余4件由腓力三世继承。
<i>Cinco garrafas aceiteras a manera de garrafas de porcelana, las dos doradas y de colores y las otras tres azules y blancas, con un pico que sale de la barriga, a manera de teta, por onde se echa el aceite</i>	瓷质油瓶5件，其中2件为颜色釉金彩瓷，另3件为青花瓷；使用时，油从瓷瓶腹部凸起的乳状流中倾倒而出	12雷亚尔每件	此组瓷器或为军持，与图录条目1所示器物相仿。
<i>Veintidos garrafas de porcelana con cuellos altos, algunas con tapadores y otras sin ellos, las tres doradas y de colores, y las diecinueve azules y blancas</i>	长颈瓷瓶22件，部分有盖，部分无盖；其中3件为颜色釉金彩瓷，其余19件均为青花瓷	8雷亚尔每件	3件颜色釉金彩瓶由腓力三世继承。2件瓷瓶于1603年送往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处。
<i>Seiscientas y sesenta escudillas de porcelana, del tamaño de las ordinarias y algunas un poco menores, parte de ellas dorados y parte de ellas azules y blancas y otras de colores</i>	瓷碗660只，尺寸与普通瓷碗大致相当，部分尺寸略小；其中一些碗施金彩，一些绘青花装饰，另一些则施颜色釉	4雷亚尔每件	其中100件送往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处。
<i>Veinticinco abahaderas de porcelana azul y blanca y doradas las tres, y las demás azules y blancas, de diferentes tamaños y hechuras con sus tapadores</i>	不同尺寸与器形的瓷质带盖蒸食器 ( <i>abahaderas</i> ) 25件，其中3件为青花金彩瓷，其余为青花瓷	8雷亚尔每件	6件青花金彩瓷器(其中3件带盖)均由腓力三世继承。2件器皿于1603年送往伊莎贝拉·克拉拉·尤金妮亚处。

<sup>[1]</sup> 出处: Krahe, 2016年。

# 奥斯曼苏丹的金彩制器：金襴手瓷在中东

自十四世纪起，青花瓷在中东地区的中国瓷器市场中占据着近乎垄断的地位，在西方各国也被誉为最受欢迎的中国陶瓷品种。而与此同时，其他瓷种，例如单色白瓷、青瓷，以及少数金襴手瓷器，也逐渐涌入中东市场。如今，伊斯兰世界规模最大的金襴手瓷收藏应属伊斯坦布尔市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馆中所藏50余件存世品均来自奥斯曼帝国皇室收藏。<sup>1</sup>然而，有助于今人了解中东地区金襴手瓷贸易与使用情况的线索，以及已发表的金襴手瓷在相关区域的考古报告却十分稀少，在中东发掘的中国陶瓷也并未完全经过规范化的记录。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呈现中东地区金襴手瓷研究的现阶段状况，笔者也期望未来的考古发现能够为这项研究提供全新的例证与资料。

金襴手瓷曾被大量销往日本，主要作为茶道仪式用具被广泛使用；直至最近，它们仍被认定为专供日本市场的外销瓷产品。然而，这类瓷器及其碎片在欧洲与美洲的不断出土却表明金襴手瓷出口贸易在全球所覆盖的范围是更加广阔的。<sup>2</sup>举例来说，根据十六世纪货船装载货物清单显示，1573年，两艘从菲律宾发往墨西哥的西班牙远洋货船上共载22300件瓷器，其中便囊括了若干描金瓷。<sup>3</sup>但在中东地区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这类瓷器却极少出现。相关考古报告概述显示，阿拉伯半岛港口与聚落遗址，以及西非海岸未发现任何金襴手瓷器碎片。<sup>4</sup>此外，中亚地区也未曾出现此类瓷器的踪迹，不过，中国陶瓷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发掘往往收效甚微，出土瓷器碎片也以青瓷与青花瓷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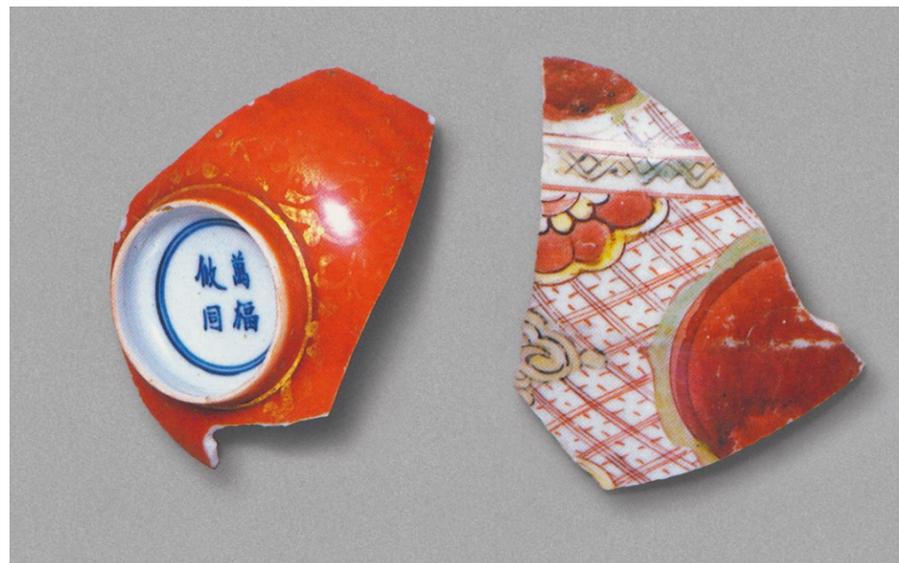
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为还原陆路贸易的历史过往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十六世纪伊始，当金襴手瓷开始投入生产，陆路贸易已几乎被海洋贸易完全取代。目前已知在中东发现的唯一一批金襴手瓷器碎片出土于埃及尼罗河畔，毗邻开罗城的福斯塔特遗址（Fustat）。自公元七世纪起，福斯塔特便是一座繁荣富饶的商业城市，在这一区域进行的众多考古勘探过程中，大批中国陶瓷被发掘出来，年代范围从七世纪延续至十八世纪。考古报告显示，若干件品质优异的金襴手瓷器在遗址现场重见天日，但仅有3件被公开发布，<sup>5</sup>其中包括一块描金缠枝莲纹红釉碗碎片，以及两块施以釉上彩的瓷器碎片（图54）。红釉碗碎片所代表的瓷型较为知名，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TKS15/2723）、大英博物馆，<sup>6</sup>与德累斯顿瓷器收藏馆中均藏有器形及装饰风格近乎相同的完整实例；后者原本是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收藏，<sup>7</sup>底足以青花钴蓝料书写带有吉祥寓意的“萬福攸同”款，大英博物馆的瓷碗上也铭有此款。这类款识也经常出现在明嘉靖朝（1522-1566）的青花瓷上，主要见于民窑器皿。其余两块碎瓷片则展示了不同的多彩装饰：一块呈现典型的红彩圆形开光纹样，另一块饰有莲纹图案。第一块碎片或许曾经属于一件与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所藏卵形罐（图55）（TKS15/3040）相仿的器物，而第二块碎片原本应是器物底足的一部分，也许来自于一件梨形执壶。

↓ 图54

红地金襴手碗（碎片标本）  
中国-明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  
釉下青花加釉上矾红彩描金瓷

↓ 图55

金襴手器皿（碎片标本）  
中国-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十六世纪下半叶  
釉下青花加釉上矾红绿彩描金瓷





↑ 图56

五彩金襴手盖罐  
中国-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十六世纪下半叶  
釉上矾红、青绿、黄、绿彩描金瓷  
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藏  
藏品编号:TKS 15/3040

→ 图57

漳州窑五彩盘  
中国-明代(公元1368年-1644年),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  
釉上矾红、青绿、黑、绿彩瓷  
© Jorge Welsh Works of Art, 伦敦/里斯本

如果说中东地区与金襴手瓷相关的考古发掘似乎仅限于这一个遗址,那么金襴手碎瓷片在南亚的出现便是值得一提的,这一发现与海洋贸易以及伊斯兰世界息息相关。具体来讲,这些碎瓷片出土于印度海德拉巴城附近的戈尔康达堡垒(Golkonda fort),里面的三件碎片标本已被公开出版。<sup>8</sup>其中一件可直接与福斯塔特出土的底足书有青花款识的红釉碗碎片进行对比。第二件标本展示了一个较为罕见的品种:一件白地金彩圆形青花开光纹碗。单色蓝釉金襴手瓷是非常出名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就藏有一件镶有金属边的蓝釉金襴手瓷器(图47),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也存有相似风格的器皿(例如TKS15/2697)。然而,白地镀金蓝釉开光纹样却十分稀有,与之相较,红釉或青釉开光纹更加常见。

第三件标本来自于是一件口沿处饰有金襴手风格纹样的折沿瓷盘。相似的例子可以在托普卡帕皇宫收藏中见到(TKS15/2772),同时也出现在葡萄牙里斯本市桑塔纳修道院(Convent of Santana)遗址考古现场(图18)。<sup>9</sup>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中东出土的中国瓷器并不被认为是金襴手瓷,但它们的装饰却与景德镇生产的金襴手瓷器风格密切相关。这些出土器物主要为釉上红绿五彩瓷,原产于明晚期福建漳州窑,其色彩搭配常见

于景德镇生产的多色釉金襴手瓷器之上。另外,瓷器上的装饰图案——尤其是红釉圆形开光纹以及菱形纹样(图57)——也呈现出明显的金襴手风格。三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相关存世品是近期从叙利亚收入的,<sup>10</sup>它们抵达叙利亚时,该地区应该还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尽管这些出土器皿无法被认定为“标准的”金襴手瓷器,它们的存在仍然证明这类风格的装饰是合乎当地消费者品味的。

通过以上简要概述,几个要点清晰地显现出来。相关器物的出土地点与它们在中亚地区的“缺席”均表明金襴手瓷器并未经由欧亚大陆通道走向海外。能够证明这一假设成立的另一佐证是中东第二大中国陶瓷藏品集合,即:萨法维王朝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纵观神庙中藏品的种类,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一件是金襴手瓷器。这种稀缺性的形成原因是什么?虽然这个问题没有一个



**Kinrande**  
**Porcelain**  
*Dressed*  
**in Gold**  
**金襴手：**  
**金彩瓷器**

---

A

- 006 序言
- 010 致谢
- 014 导言  
金彩瓷器
- 054 附录I, II, III
- 060 专题文章 王琳婷撰  
奥斯曼苏丹的金彩制器：金襴  
手瓷在中东
- 074 参考文献
- 078 博物馆与展览中的 Jorge  
Welsh Works of Art
- 080 Jorge Welsh Research  
& Publishing 出版物总览

---

B

作品集

---

C

- 004 概述
- 008 图录条目总汇
- 130 参考文献







01  
军持  
P 011



02  
碗  
P 015



03  
镶嵌瓷碗  
P 017



04  
碗  
P 026



05  
碗  
P 027



21  
带盖执壶  
P 074



22  
带盖执壶  
P 076



23  
带盖执壶  
P 077



24  
香炉  
P 082



25  
碟  
P 088



06  
碗  
P 030



07  
碗  
P 031



08  
碗  
P 032



09  
碗  
P 033



10  
碗  
P 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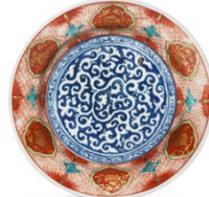
26  
碟  
P 089



27  
碟  
P 091



28  
盘  
P 094



29  
盘  
P 096



30  
盘  
P 097



11  
对碗  
P 036



12  
碗  
P 038



13  
盏及盏托  
P 045



14  
套盒  
P 049



15  
盘  
P 053



31  
盘  
P 099



32  
葫芦瓶  
P 107



33  
葫芦瓶  
P 108



34  
镶嵌瓷碗  
P 119



35  
套碗 共五件  
P 123



16  
带盖执壶  
P 061



17  
执壶  
P 064



18  
执壶  
P 066



19  
带盖执壶  
P 068



20  
带盖执壶  
P 071



36  
碗  
P 126



37  
碗  
P 127



38  
碗  
P 128



39  
碗  
P 129

# 白瓷碗

条目2与3

白地描金彩瓷呈现了金襴手瓷中最为罕见的釉彩搭配之一。此图录所展示的其中一件白地描金瓷碗（条目2）底足书有嘉靖年款（1522-1566），或原产于景德镇御窑厂。此碗敞口外撇，精巧秀美的器形在金襴手装饰纹样的加持下更显独特。据目前所知，与此类瓷碗形制相似的器物并未出现在任何一处公共收藏中。

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一件镶嵌欧洲风格银制配件的白地金襴手瓷碗（条目3）。史料中几乎没有类似器物的记载，而这件幸存下来的瓷碗可能曾经陈列于十六世纪末欧洲贵族的“珍奇屋”中。位于瑞士日内瓦的鲍氏收藏中存有一件相似的瓷碗。底足处同样书写一青花双圈“長命富貴”吉语款。<sup>1</sup>与图录中所示瓷碗不同的是，鲍氏收藏中的这件藏品内部绘有菱纹环状边饰以及一青花菊纹开光。此外，大维德爵士收藏中也曾存有四件书有“富貴佳器”款的白地金襴手卷叶纹瓷碗，现均藏于大英博物馆。<sup>2</sup>

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同时还保存着一件相关器物，即一件铭有嘉靖年款的金襴手缠枝莲纹瓷碗。此碗敞口微微外撇，描金缠枝莲纹饰置与口沿下方与底足上方的两条青花单线纹之间。碗内中心处见一青花开光，内部绘有刘海戏蟾图。<sup>3</sup>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白地金襴手瓷碗碎片还曾出土于地处布达佩斯境内始建于1598年的帕夏宫。<sup>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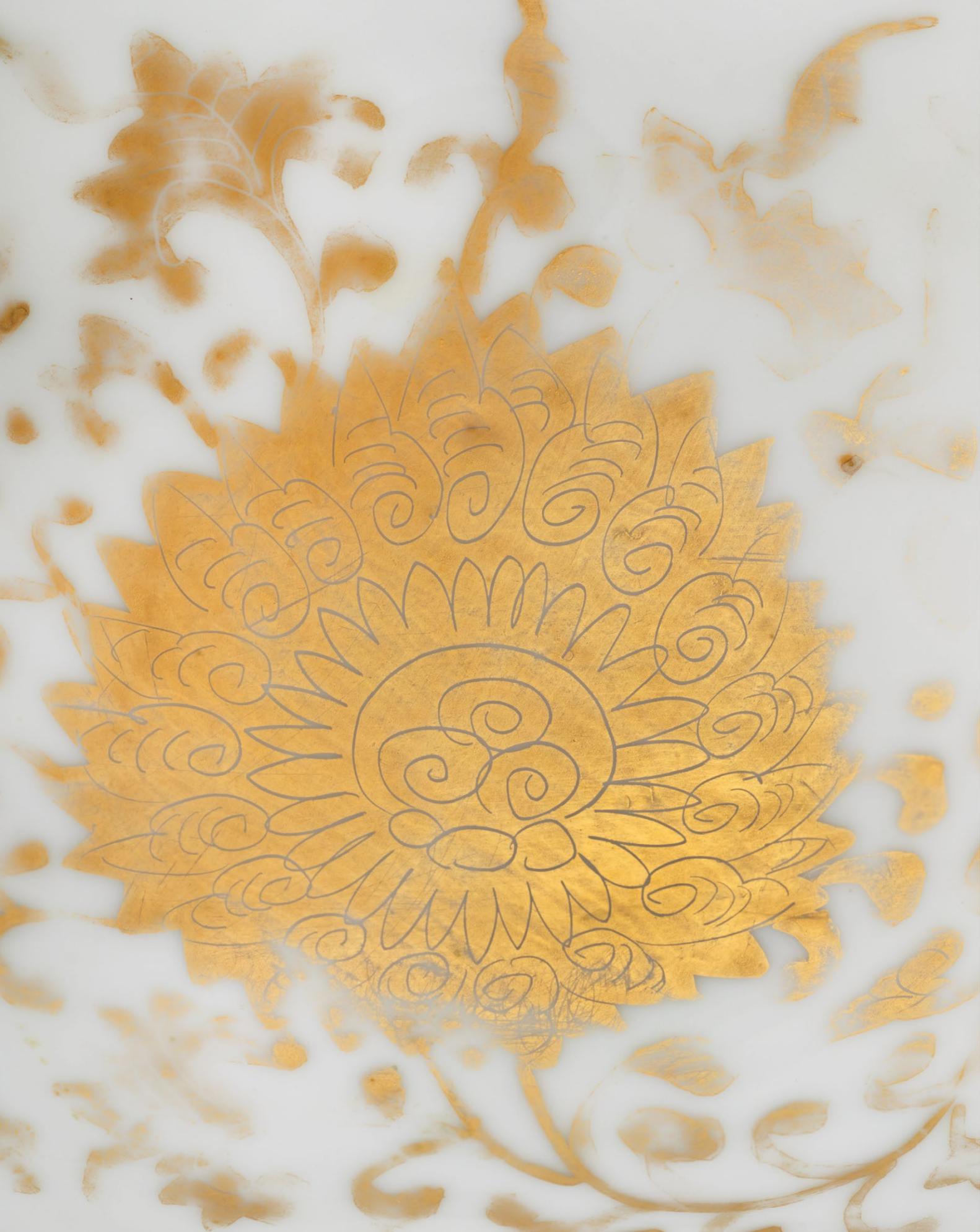


<sup>1</sup> Ayers, 1999, vol. I, p. 150, no. 92 (A171).

<sup>2</sup> 伦敦大英博物馆, 藏品编号: PDF A465、PDF A464、1930.0717.2-3。

<sup>3</sup> 大英博物馆, 藏品编号: PDF 769。

<sup>4</sup> Komori, 2017, p. 10, fig. 3.



02 碗

白地描金彩瓷，  
青花款

中国—明嘉靖  
时期 (1522-1566)

高7.5cm  
直径17.5cm

出处：迈克尔·巴特勒  
旧藏 (Sir Michael  
Butler Collection)



此碗呈半球形，敞口外撇，弧壁，下承随势微向内收的圈足。碗外壁饰以5组白地描金缠枝莲纹，置于口沿下方及底足上方的两条金色单线纹之间。碗内壁素白无饰，圈足外壁绘描金一周。足内青花双圈内书“大明嘉靖年製”六字年款。



# 瓷盘

条目28-31

十六世纪末，各式尺寸的中国瓷盘在市场上越发受到青睐。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流行趋势即体现于万历年间（1573-1620）克拉克瓷盘的创烧与批量生产。不同寻常的是，金襴手瓷并未成为这一流行现象中的参与者或推动者；事实上，带有金襴手装饰的瓷盘是相对少见的。之所以金襴手瓷多以碗形及其它闭合式器形示人，其原因或许可归咎于当时日本与其它更远国度的市场需求。

本图录所展示的瓷盘中，有一件十分稀有的青花红地描金盘，盘心处以青花描绘一故事场景（条目31）。明代末期，随着文学作品在民间的流行与普及，人物故事题材的瓷器装饰图案也逐渐流行开来。这些装饰的设计灵感时常来源于著名小说或其它文学素材的木刻版画。在金襴手装饰技法的特别加持之下，这些极具中国韵味的图案不仅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喜爱，同时也吸引着日本的商人群体，这些在日本社会中逐渐崭露头角的富商们对中国的物产风俗并不那么陌生，因为在他们的国度，对于中国文化的欣赏之情已孕育了几个世纪。







→ 成的。有趣的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旧日皇宫——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皇宫博物馆中还存有一件与此碗尺寸和装饰完全相同的金襴手式瓷碗。<sup>1</sup>上文所提到的这些碗可能拥有类似的旅程经历，即从中国出发抵达奥斯曼帝国，而鲁戈拉米曾经持有的这只碗则在1583年英格兰与爱尔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三世签订和平条约后，进一步向西前往欧洲。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镶嵌瓷碗与现存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碧提宫（Palazzo Pitti）的一只大碗（直径22厘米）也十分相似，此碗或曾属于斐迪南一世·德·美第奇（Ferdinando I de' Medici, 1549–1609）。<sup>2</sup>这些器物及本图录条目35所示5件瓷碗上均饰有红色圆形开光，这一装饰可能源自身为“天子”（图6）的中国皇帝服饰上经常出现的象征性“太阳”图案（图7）。而这一图案又在日本大受欢迎，演变成名为“赤玉”的本土装饰纹样。

↑ 图6

红彩金襴手碗  
中国明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 书嘉靖年款  
釉上红彩描金瓷  
直径22cm  
意大利佛罗伦萨碧提宫博物馆藏  
藏品编号:MSS, n. 931

↖ 图7

嘉靖皇帝御容像  
中国-明嘉靖时期(公元1522年-1566年)  
编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sup>1</sup> Krahl, 1986, vol. II, p. 824, n. 1658.

<sup>2</sup> Morena, 2005, n. 44. 与此件器物相关的探讨请参见本图录导言。



明色鯨金襴手  
山水人物図三段重

明色鯨金襴手  
山水人物図三段重

明色鯨金襴手  
山水人物図三段重

明色鯨金襴手  
山水人物図三段重